

梅
花
落

下
册

南	松	麓	秘	江	吳	秦	宋	滄	汴	東	簷	紫	竹	筆	東	六	平
薰	台	題	殿	邨	門	淮	州	圍	塘	曝	桃	窗	記	叢	坡	研	等
殿	壺	畫	吳	消	畫	畫	紀	事	濕	軒	軒	書	第	筆	齋	園	
圖	畫	井	題	珠	夏	舫	類	指南	襟	日	雜	隨	一	筆	筆	筆	
像	畫	題	跋	合	冊	錄	錄	錄	鈔	本	錄	割	記	綴	筆	集	記
考	憶	冊	林	錄	錄	錄	鈔	本	錄	割	記	綴	筆	集	記	記	記
二	三	二	二	八	五	四	一	一	二	二	四	一	二	五	三	六	四
角	角	角五分	元	角	角	角	元	角	角五分	角五分	角	元二角	角五分	角	角	角	角

● 行 印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五版



(每部二冊定價大洋六角)

譯者 時報館

發行者 有正書局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同孚路口 有正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蘇州南昌 有正書局分局

南京漢口杭州廣州鎮江

版權所有

● 版 出 新 最 ●

文 學 津 梁

斯集所採錄者均為歷代名人論文之作有述文體之源流者有論文章之優劣者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鍊字造句者莫不序述詳明引例確切故成材者得此可為他山之助初學者得此可知入門之方誠為研究文學之佳書凡有志者均宜人手一編也每部八冊定價大洋一元
冊二角內
容如下

第一冊文章緣起(梁任昉) 第二冊文則(宋陳略) 文章精義

(宋李若卿)脩辭鑑衡(元王構)文說元陳釋曾) 初火(明方

以智)伯子論文(清魏際端)日錄論文(清魏禧) 第五冊述凡論文 (清

梁章鉅)古文緒論(清呂慎) 第六冊文概(清劉熙棧) 第七八冊論

文集要(清薛福成)

梅花落卷下

吳門天笑生譚述

第九回

促狹人偏逢促狹鬼 死冤家又遇活冤家

且說波臨頓安排已定縱身一躍依舊跳出窗外便直到鐵欄門邊輕輕跳出這時候可算得人不知鬼不覺的了回到他那個旅館裡已是半夜解帶安眠暗暗的說道好了只等明天聽他們的死信了不談波臨頓在旅館裡等候消息且說營勃爾男爵自波臨頓去後約有十分鐘後忽然從夢中發起壓來自己一驚嚇出一身冷汗看宮你道男爵夢中有什麼故事原來男爵甫朦朧合眼只見圓珠孃孃婷婷的從那邊走來說男爵你好負心也男爵道你自己負我怎麼說人家負你只見圓珠柳眉倒豎杏眼睜圓說道男爵我和你拚個你死我活便在身邊取出一把明晃晃的霜刃直向男爵的心窩刺來男爵覺得一痛好似一個心早被圓珠摘了去裡面空洞洞了無一物男爵大喝一聲大膽的惡婦只見圓珠向着窗外逃去醒來却是一夢定了一定神說好個惡夢呢因想難道圓珠果然到這裡來行刺嗎回轉頭來

覺得一陣微風。瞧着窗。沒有關好。再向窗外望去。好似外面一陣脚步之聲。男爵詫異道。這又奇了。到底是夢是真呢。講着圓珠這樣的狠毒。這種事他也未必不能做呢。男爵正在神魂顛倒之際。只聽那書室門外有人微叩道。老友開門。老友開門。男爵一聽。這可不是克斯敦大佐嗎。只是夜靜更深。又到這裡來做甚呢。轉念一想。不差圓珠的信。不是說。老大佐知他的身世嗎。此來可以問他一個底細。男爵聽得。老大佐來了。便開了書室的門。道。老友深夜到此。做甚。老大佐道。男爵你怎麼這樣。魯莽也不問個青紅皂白。把一個貞靜幽嫻的新夫人轟了出去。你可年紀還比我小。怎麼老悖。一至於此。我到了晚上纔知道這事兒。所以不管夜深不夜深。特地到此說着。便自己拽了個椅子。坐在男爵書桌之旁。男爵沉吟道。我何曾趕他出去。都是他自己做了這種不端之事。不好意思。再在這裡住。所以他自已走了。大佐道。老友你別說這話罷。你想一個女兒家。怎麼受得住這個委屈。自然賭氣走了。可知他沒有走的時候。他到我病室中細細的和我說了一番。我只一句話便足以表明。

這位圓珠夫人他一片高潔之心，並沒他意呢。男爵道：這又奇了。老友，你怎麼可以證明他無罪呢？倒要請教老大佐把身體搖了幾搖，說且慢且慢。我剛纔吃了藥，覺得口枯舌燥，讓我先喝一杯水。再說老大佐說着，便取了那波臨頓安毒藥水的那個杯子，走到那邊一個臺上，取了一瓶清水，倒上一滿杯，正待喝入口中，咳。這時節，誰也知道這玻璃杯中下着毒藥呢。也是穆特爾圓珠合受着這多時災晦，所以老大佐不會說得怎麼證明圓珠的無罪。早已一喝了這毒藥，開不得口。你想老大佐開不得口，還有誰來解男爵這個疑心？這可不是天要把這圓珠葬送到地獄裏去。因此先把老大佐害了嗎？閑文少叙，且說老大佐把這玻璃杯子中的水一口氣便吸了一半，說聲快哉。賸下的那一半，再要想吸時，忽然兩眉緊蹙，不覺失聲道：「這水有毒，一連幾聲可憐，那個老大佐便跌倒在地上。這時男爵見了，早嚇了個目瞪口呆，說這這這是怎麼說？難道這一杯水裏有毒嗎？那老大佐只在地下打滾，把兩隻手向空中抓着，說说不出的苦痛。只嘆道：老友，快些把解毒藥取來，快些快些。我

當時到印度去的時候。土人贈我的解毒藥。想還有賸的。只不知擱在那裡了。男爵那時也引皇着不曉得。怎麼是好。只把叫人鐘丁零零丁零零亂搦。也沒有別的法子。老六佐一口氣早已塞上咽喉。來了連罵帶叫的說道。老友。你要記着這毒藥。便是害那圓珠夫人名譽的一個人。預備要毒殺你。不想我來喝了這水。這一遭。我却代了老友了。說罷這兩句話。便躺在地下。不作聲。男爵那時急得兩腳亂躁。這叫人的電鈴雖響個不了。可憐這時候人家正在濃睡時候。等到大家驚覺。連忙披衣起來。到了男爵寫字間。無奈已太遲了。只見個老六佐直挺挺的倒在地。牙關緊閉。口中吐着白沫。那兩個眼睛已經失了一種靈活的光。早已動彈不得。可見得這毒藥的力量極驗。極速。不到十分鐘。已走動到了全體了。話分兩頭。且說波臨頓自從常勃爾家出來。一直到了他那個旅館裏。原來這個旅館外面是個酒店。裏面偶然也留二三個旅客。却不是大旅館的排場。所以地方倒狠覺安靜。這夜波臨頓一宿無話。到了明天早晨。他想到常勃爾邸左右去探聽個消息。便把顏色器具取了出

來把顏色再塗他。一塗不教人家窺破了。誰知剛在那裏塗他的顏色。只聽門外剝啄之聲便進來了。一人大凡一個惡人最怕的是人家出其不意跑進他的屋子來。這時波臨頓心中先不高興回頭。瞧却是這裏的店主人。約有四十多歲。光景黑蒼蒼的臉兒。瘦伶伶的幹兒。帶著笑走了進來。波臨頓一臉子老大不高興。說足下到這屋子裏來有什麼貴幹。主人笑道沒有事。左右閑着。到這兒逛逛。怎麼昨天見的那老商人不見了。嗎。波臨頓用話支開道沒有什麼。老商人店主人今天早晨有甚新聞嗎。店主人道沒有別的。今天早上常勃爾府邸的許多僕人他們來說常勃爾男爵昨天晚上死了。這可不是件奇怪的事。你知道不會說着又對波臨頓笑嘻嘻的笑。波臨頓心中暗暗想好了。我的目的算達了。只是這個歡喜的心却要極力阻住不教他洩漏一些。纔好便道。哦。男爵死了。這倒出人意外呢。店主人是什麼時候纔知道的。店主人大笑了一笑。道我在足下剛剛洗臉。把昨塗上的顏色洗去時候就得信了。波臨頓聽了。怔了一怔。想這話有些兒蹊蹺呢。到底那波臨頓是個

老奸巨猾他依舊從容不迫一陣子呵呵的笑道原來店主人在那裏偷瞧人家這
是個不道德的事情開旅館的人做得的嗎我也沒別的意思不過裝做老商人比
了少年自然有些兒信用東西也靠得住些不想倒被你偷瞧了去狠佩服你的精
細呢店主人道不敢小可也狠佩服客官的利口不過小可有些兒疑心怎麼這位
老商人洗了臉狠像那個出入常勃爾邸的那個波臨頓先生呢這一拳頭直打在
波臨頓心窩上到了這時候好個狡猾第一的波臨頓只管仰着笑這個那個的一
句話兒講不出恨不有個地洞便鑽了下去店主人便不等波臨頓開口又笑著說
道波臨頓先生你做得好賣買這棋子着得正利害只是這輸贏未免太大了些波
臨頓道店主人你說什麼話我和誰打過輸贏來店主人道明人不必細說可不是
常勃爾家幾千萬的家私做了孤注一擲嗎波臨頓道胡說我誰也管那常勃爾的
家事來店主人道波臨頓先生你別撇得太清了還記得那天引着常勃爾家的新
夫人到瑞羅古塔上去嗎可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以爲除了你一人以

外。沒。人。知。道。嗎。波。臨。頓。聽。了。不。禁。喊。道。你。說。的。什。麼。我。一。句。不。懂。啊。店。主。人。道。實。告。訴。你。罷。那。天。你。們。誘。引。那。新。夫。人。到。瑞。羅。古。塔。去。的。那。一。夜。這。古。塔。之。下。不。是。有。個。化。子。睡。在。塔。下。嗎。這。化。子。嘗。到。這。裏。來。我。把。有。什。麼。吃。剩。的。東。西。給。他。吃。了。他。所。以。分。外。的。感。激。我。把。話。都。告。訴。我。了。說。你。和。新。夫。人。所。講。的。話。他。聽。了。個。真。切。如。今。這。個。證。據。都。在。我。手。中。只。是。這。輸。贏。也。真。個。太。大。要。是。你。贏。了。幾。千。萬。的。家。私。在。你。掌。握。你。輸。了。這。性。命。可。也。不。保。呢。波。臨。頓。聽。了。俯。着。首。一。句。話。說。不。出。來。心。想。這。倒。是。個。勁。敵。咧。俗。語。說。的。強。中。自。有。強。人。收。我。想。這。事。定。妥。了。我。可。以。挾。制。那。克。脫。誰。知。還。有。人。可。以。挾。制。我。的。緊。跟。在。後。頭。呢。瑞。羅。古。塔。中。的。話。難。道。果。有。人。竊。聽。嗎。一。想。不。差。啊。那。天。早。晨。出。來。的。時。候。管。塔。的。不。是。說。有。個。化。子。先。走。了。嗎。咳。咳。這。事。要。洩。漏。機。密。教。人。知。道。了。可。不。是。件。難。事。嗎。波。臨。頓。轉。念。一。想。不。妨。事。這。不。過。怕。男。爵。知。道。如。今。男。爵。已。死。還。怕。誰。來。要。是。男。爵。沒。有。死。那。時。冤。有。頭。債。有。主。自。然。和。我。過。不。去。好。在。男。爵。已。經。不。是。這。世。界。的。人。了。遺。囑。也。做。好。了。證。人。也。簽。字。了。那。克。脫。的。繼。

積人也定了。常勃爾家的一切財產都爲那克脫所有了。那克脫的財產便是我的財產。我還怕他則甚。縱使他不甘心。我便想法子給他多少報酬。塞了他的口。就完了。再不給這些兒小小幾滴藥水。斷送了他。也就完了。波臨頓想到這裏便換了副臉面。說店主人旁的事都不用說了。你既知道這秘密。我只問你。你這秘密要多少價值。纔留得住。不宣布到外面呢。店主人暗暗想來了。這東西他滿意以爲男爵早死了。便是洩漏已木已成舟的了。所以狠稀鬆的說這話來。搪塞我。要是他知道男爵沒死了。死了個老大佐。不知他心中急得什麼似的。我可知道男爵沒有死。只說男爵死了。給他開個心兒也罷。我再緊一步。瞧他怎麼樣兒。便道。波臨頓先生。明鑑。咱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家都有個主顧兒。只我的靠山不靠着你的山。我已另有頭路。我也沒有價值。只告訴你。可知我把你做的事情全盤兒都明白。自止。你假扮了老商人。到那常勃爾爵邸中去。可知我總在你背後。你走得快。我也快些。你走得慢。我也慢些。呢波臨頓不等他說完。早立起身便走了。波臨頓跑到一個別

的屋子裏。心中只是納悶。因想他怎麼知道的。這般親切。想這家酒店。常勃爾邸的僕人時常出入。所以常勃爾家的事。情他統知道呢。只是他又說暗暗的跟着我。却是什麼意思。幸虧得男爵已死。常勃爾家財產已入那克脫之手。這事也不甚怕他。咧。今天我且到那裏去偵探一番。再作道理。波臨頓這時便偷偷的出來。依舊是個老商人模樣。四面一望。那店主也不知往那裏去了。波臨頓自去探聽消息。不題。且說這時常勃爾爵邸已經鬧得個沸反盈天。府裏的人。大家似熱石頭上螞蟻一般。有的去請醫生。有的去喚醒合府中的賓客。大家都在睡夢之中。好似嚇呆的松鼠。正不知府中出了什麼大事。擾攘了一夜。到了早晨。大家都寂然無聲。連個脚步聲兒也不敢太響。這也算是個反動了。只聽得闔府中大家交頭接耳。唵。啣。啣的談論一個道。啣們的男爵這麼大年紀。娶這樣一位新夫人。究竟不是個好兆頭。世界上因這個婚姻。年紀不相當。便生出了許多事情。咧。一個道。只不知可是新夫人有意要毒死男爵。也可能是別人呢。一個道。不是新夫人。却是誰。可是天網恢恢。沒有

毒死男爵倒毒死了。個老大佐他原是想毒死了男爵所有財產男爵早定在遺囑上。他便一鼓而擒之和他情夫去過快樂日子。咧人家說最毒婦人心。這話真不差呢。一個道我終有些兒不信你瞧新夫人待人接物何等和氣。這個容貌也是英國合貴族中挑不出第二個的了。難道這樣一個人胸中這樣的毒嗎。一個道世界上越是好顏色的東西越有毒。你說新夫人是好人。怎麼會遊山會場裏忽然不見等了。他一夜還不回來呢。這定是和男爵鬧翻了他。趁着男爵沒有把這遺囑改過的時候來結果他的性命呢。一個道如今新夫人到那裏去了一個道可不是昨天便走了。他和那情人正在大家賀喜。咧聽說他臨行之際還給男爵一封辭別的信。這書委婉曲折寫得淒楚動人。沒有一句是恨着男爵的呢。一個道怎麼不恨男爵。一個笑道這就他早安了一個毒心。他想藥死了男爵人家也找不出他的破綻。再者也是個緩兵之計。怕的男爵一賭氣把這遺囑改了。那便是毒死男爵也不中用了。他借這不盡的纏綿做了男爵改換遺囑的一個豫防策。誰也不知道他心中的事。

一個道。如今這事不知怎麼辦呢。一個道。聽說男爵的意思。決計要告到裁判所裏去。咧一個道。裁判所嗎。男爵堂。一個英國的勳爵赫赫常勃爾府邸。難道一個新夫人去做那刑事審判的罪人嗎。一個道。這也說不得了。不然怎麼對得起老大佐。并且這個禍根不除。安知他不再來下毒呢。一個道。嗻。那是要經着偵探的力。了一個道。可不是現在這個下毒藥的玻璃杯和那大佐吃賸的藥。都教醫生封存了。預備將來化驗。咧。這時一唱百和你講。我說都是談那常勃爾邸的事。可憐一百個人裏。頭倒有九十九個人說。男爵是新夫人要毒死他。不想誤中了老大佐呢。常勃爾邸。沸沸揚揚都講的。這事就中只有一人胸中是明白的。看官。你道是誰。可不是這一個那克脫嗎。他想這個把戲不是波臨頓鬧的。還有誰呢。那克脫打半夜裏擾攘起。一直到天明。早晨心中亦是發怔。想這事越鬧越大了。怎麼一個開交呢。他便一路思想。隨着脚步而走。剛剛到昨天和波臨頓說話的地方。只見那老商人又在那裏。那克脫見了。又是一驚。他瞧着四面無人。又行前進來。波臨頓笑嘻嘻的說道。恭喜。

你目的達了。聽說男爵昨夜已經歸天。幾千萬的家產都是你的了。那克脫聽了便說道：你在那裏做夢嗎？我的伯父那裏中什麼毒？還是好好兒活着呢？波臨頓不聽。猶可聽了時，早已目瞪口呆，呆說這這這。什麼話？那克脫道：你這個人心也太狠了。可不是見着們伯父已經換了這遺囑，所以日夜要結果他性命嗎？誰知你這毒藥不死。吾伯父死了個老大佐。如今這事越鬧越大了。還怕要牽累及我呢？波臨頓道：你也問問究竟。這毒藥是誰下的？便是我下的。我也爲着你啊。論起罪來，可不是和你同罪。那克脫道：冤哉冤哉。我從沒有和你談起這事。怎麼說我和你同謀？波臨頓道：現在也不必說了。大家都守着這秘密，就是只我不知。男爵怎麼逃過這毒藥？却教老大佐替了那克脫，便把昨夜之事告訴了他。一番又說：如今男爵恨得什麼似的，以爲這是圓珠放的毒，定要告到法庭，探着圓珠的踪跡。和老大佐報仇。波臨頓聽了，便道：好了，只要他疑心圓珠，便和我開一條路。我想此刻男爵被他逃過，可憐。老大佐是死定了。那克脫道：那裏便死他本來這玻璃杯中的水，只呷得一口半。

據醫生說這毒藥有大一半沉在玻璃杯的底下沒有入口再加着解毒藥咧醫生的療治之法咧七手八腳居然把老大佐的性命留住了波臨頓道怎麼大佐也沒有死嗎如今他怎麼樣了那克脫道性命雖留住了也成了個活死人兒手足也不能動了口也不能開了只多一口氣罷了波臨頓道如此說來可不是全身不遂的了本來呢這毒中得利害立刻便死中得輕也得個半死瞧來這老大佐還得幾年生存只是和死人也沒甚分別可憐老大佐平白無故的做了他們替死鬼也是前世裏的宿債咧那克脫道波臨頓你要知道這遭兒雖不曾毒死了男爵然而老大佐已是半死了我勸你以後別再來了萬一被人家瞧破了喏們大家都妨礙着我做了這常勃爾家的主人自然有以補報你波臨頓笑了一笑道你怕人家瞧破了我嗎要是怕人家瞧破我惟有望你早早做這裏的主人你要知道我百計運動爲的什麼原不過望你早些兒承受這家產罷了那哥兒你可知道我這可怕的地方却在別一個所在呢那克脫道這話怎講波臨頓道如今有個人他把喏們的秘

密連什麼瑞羅塔上和昨天晚上的事他統知道這纔是個勁敵咧那克脫道啊呀這怎樣的對付他呢波臨頓道如今只有兩個法子不毒死男爵便毒死那個人要保守我的秘密只好瞧着機會波臨頓說完只見遠遠兒有個人來兩人便打了個暗號大家走開了却說在倫敦一個街喚做斯脫靈街這街的轉角掛上一塊門牌上面寫的密密偵探社鄂爾生寓九個大字這個偵探也算倫敦偵探中一個表表的他時常出入警察署中有時或出去一天兩天就歸有時或出去十天八天就歸他在這裏開張了差不多三年多了却沒有一個眷屬只子然一身住在那裏人家瞧着狠像有什麼心事似的這屋中主人在家的時候覺得到深夜之中人家都睡了他那裏還有燈光從玻璃窗射出好似一個人在室中研究什麼學問到了早晨又比了各家第一個開門所以鄰近的人都說這位鄂爾生先生遲眠早起狠爲勤謹這一天克斯敦大佐中毒的明天午後四點鐘那密密偵探社有個女人來訪鄂爾生穿着一件半舊的旅服手中提着個小皮靴說鄂爾生先生在家嗎侍者引他